

一个人行走在大嵩岭上。

从田畴阡陌一头扎入山的浓绿中，我放慢脚步，仔细倾听：鸟的鸣叫高高低低，明快婉转，应和对答，长长短短；其次是溪声，流过浅滩，或从石阵中突围而出，或跌成一截瀑布，都有些不同的声响。隐在最后一层的是林涛，初夏的风有劲，一阵一阵，古道在谷底，林涛声从对面的山坡上传来，好像山神粗重而富有节奏的呼吸，从树木的缝隙间看过去，许许多多碧绿浓密的树冠随风低伏或昂起，像簇拥着推进的海浪。

一边走，一边听，同时也在看，看野花的妍，水潭的幽，草木的青。

专注于看的时候，原本在前台演奏的大自然鸣奏，都退下去了背景音乐。

金银花盛开成流瀑样，白色间隔着金色，相依相生；过路黄伏地而生，它的花朵精致，像是用黄金打造出来的胸针花饰；一



紫色浪漫

周建平 摄

大嵩岭上

余 艇

木楼肩搭背,形成天然廊棚,行走其间,阴凉舒适。

至此,我的疲倦已经完全消除了。

是的,我是因为感到困乏,才想到来大嵩岭走走的,希望山里的风景、清新的空气和适度的有氧运动能治愈我城市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疲劳。

大嵩岭是古代沟通东钱湖地区和大嵩滨海区之间的交通要道,在岭墩,还有福泉山茶场的一个分队驻地,有农田、池塘和房舍,放到今天,是个理想的隐居之地。再往大嵩方向走几步,

有大批的水杉林。我挑了路边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了下来。卸下双肩包,里面有一只苹果,一瓶矿泉水,三片咸饼干,这是我的轻简午餐。

我慢慢吃着,回忆起前两次来大嵩岭的情景。

第一次来大嵩岭,应该在十多年前,我们全家人一起来的,那时,母亲还没有脑梗,七十几岁的人,还非常健朗;我的姐夫,还没有离开人世,这一带是他的故乡,线路很熟,兼作向导。我们到岭墩,稍作休息,原路返回。现在,再也组不拢这支

队伍了,母亲连去小区里走走都成为奢望,她已是轮椅上的人了。

第二次来大嵩岭是和朋友们一起来的。我们说好,把队伍分成两组,分别从东钱湖的洋山村和另一头大嵩登岭,在半途相遇的时候,双方交换汽车钥匙,走完全程后,开着对方的车去瞻岐吃海鲜,这样做,就不用再走回头路了。朋友在一起言谈欢笑的情景就在眼前,但实际上也过去了五年多,好像中年以后,有人暗暗拔快了时针的转速,稍作回首,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几次来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大嵩岭是一条洋溢亲情的古道,和朋友在一起,大嵩岭是荷担友情的古道,独自一人,是一条回归大自然、令人沉醉的古道。

回去的路上,我不再谛听林中的各种声音,目光也不再停留在一花一叶上,只感到脚底生风,像一个带着任务赶路的侠客,我已沉浸在疾行的快意中,任汗水流淌。

初夏白昼渐长,气温升高,容易犯困,午睡便成了很多人的日常。

于我来说,不仅仅在夏日,一年四季,中饭后必须睡上一会,否则,整个下午神倦心烦,萎靡不振,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若非万不得已,无论身处何地,旅途 中或是会场里,即便靠着椅背、趴在桌上,我也要眯上一会。

如果在自己家里,脱衣脱鞋,往床上一躺,被子一盖,自是方便舒适,容易入眠。但上班族只能在单位里解决,领导干部们大多有独立办公室,普通员工常常是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便受了不少限制。好在有些同事另有他途,中午并不呆在办公室,于是留守人的空间就相对宽大了。推开简易小床、休息椅,关掉日光灯,拉上窗帘,有些人还蒙上眼罩,堵上耳塞,营造出夜的漆黑寂静。为避免意外打扰,大家还自觉关掉电话话筒,把手机拨至静音,并不忘在门口贴上一纸告示:“正在午休,请勿打扰”,无声劝退那些精力充沛的聊天者,也可令路过的人压低说话声和脚步声。

我对睡眠没有研究,搞不清楚它的机理及效用,据说深睡眠阶段大脑会分泌出大量有益因子,把一些“垃圾”“废物”清理干净,相当于做了个深度吐故纳新。日间小睡带来的好处确实神奇,哪怕眯上三五分钟,一觉醒来元气满满,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妙不可言。

一直以来,睡眠是我为数不多的自豪之一,入睡快,睡得死。周围一些人睡不好乃至依赖安眠药的情况在我看来简直难以理解。但这两年,许是年岁递增,抑或是内分泌失调,睡眠一事也出了状况,入睡倒还容易,但总是过早醒来,闹得一上午头昏脑涨,原先堪称享受的午觉也变得脆弱了。吃过中饭,眼皮子就开始打架,仿佛有瞌睡虫把我拖入深渊,眼睛蒙黑,呼噜即起,然而没打几个回合,忽然就醒了过来,欲再眠,几无可能。于是,半睡半醒,欲睡不得,黏黏糊糊,混着不甘、懊丧等情绪,这半天算是受煎熬折磨了,不得已借助浓茶、咖啡等加以强行干预。

睡不充足、睡不通透,危害甚大。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至今让我心有余悸。那天下午,为了赶时间,中饭后没有休整就驱车上高速回家。途中睡意一阵阵袭来,浑身提不起劲,脑袋像遭了雾,一点点迷糊。我强打精神,放大音响,不停大张嘴巴,打自己耳光,然而眼皮依然沉重如山压下来。有那么一刻,我的意志再也坚守不住阵地,眼前一黑,身子一瘫,意识全无……电光石间,如有神助,迅速睁开眼睛,神智恢复清醒,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车子已从第一车道漂移到了第三车道,万幸的是,那几秒钟里,前后左右都没有其他车辆。

这次历险让我对午后小睡心生虔敬,别人是“酒后不开车”,我则是“不睡午觉不开车”。高速开车极耗心神,精气神不足,昏昏沉沉迟早会出事。即便是上午,如果哈欠连天,便绝不硬撑着,找个就近的服务区,放平驾驶座,把瞌睡虫赶出去再说。

前两天外出培训,课程排得紧,中午没法休息,下午早早结束后本想回单位找点事做,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先骑公共自行车回家,一头栽倒在床,补上午觉,醒来后再该干吗干吗。“天大地大,睡觉最大”,如今差不多成了我的信条,绝不在睡觉上亏待自己。

自己有了这份觉醒,但读小学的儿子基本不睡午觉。原因无非是课程和作业太多,中午下课晚,下午开课时,有限的一点点时间哪能睡得进去,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这对于正处在生长期的孩子着实不利。回想起我们的学生时代,从“五一”至“十一”执行夏令时,学校规定学生都得午睡,还有老师监管。住校生可以回寝室躺卧,通校生路近者回家休息,远路或不愿回家的则在教室里睡,多数人趴在桌子上,而我,常常搬几把凳子、椅子拼成一排,速成简易硬板床,叠几本书当枕头,身子平搁上去,简直不要太舒服。

小睡一会

王 梁

□诗 歌

兵马俑

应满云

一把锄头铁铲 竟挖出了一支八千人的地下军团
番号 属于大秦
任务 潜伏二千年
军纪 不透露风声
所有的将士 坚守战壕
把话语权 交给了麦克风

或许 那时大漠扬尘
飞沙走石 你们选择了地下潜行 或许
那时地下缺氧
你们选择了失语
延长呼吸 直至窒息
但仍保持一种前行的姿势
或许 那时征战六国
你们是精兵悍将 渴了
趴在临潼河边 咕嘟喝水
看到水里面 拥有

日月星辰的闪烁
蓝天中白云的飘逸
还有春夏秋冬的美景
你们选择了 留在此地
或许 在风雨和腥风中
你们选择了坚强
没有泪流一滴 但在千年后
你们又怕重见天日
哪怕 出土短暂十秒
因为 你们最惧怕毁灭
担心 瞬间变成白灰

或许 世界可以重选
那么 就让锻造兵器的实验
转向 如何拯救生命
让兵刃相见 转向
携手合作 共建家园
此刻 面对你们的眼神
我有更多的凝视和倾诉

忧伤的枝条

(外一首)

林俊燕

忧伤的枝条，太密了，又太矮
我怕你碰到。怕寒气凝成泪滴
打湿你的睫毛

低下头去，但不要看潮湿的地面
阴郁的影子陷入泥沼
我们的脚就可以迈过

经过湖泊的时候你要小心
攥紧我的手。你会看到水中的月亮
比我油画上的要美

我的手臂是忧伤延伸不到的部分
你可以靠着歇一会儿，被月光照着
但不要睡去

——忧伤的枝条横在前面
不要害怕，更不须回头，亲爱的
相信我，

蓝色

用盐是调不出那种色调的
必须有足够的胸襟和气度
必须存得下波澜

必须有巨大的肺叶
容得下飓风呼吸
和海鸥小提琴般的鸣叫

必须存得下蓝鲸的顽皮
和星星宽阔的床
如果你不拒绝深度

就再放宽一些
请存下那些船的残骸
和一点点海盜疯狂的梦想

请存下我心中的大雾
你看每一次云开雾散阳光灿烂
海面必将更加蔚蓝

请存下我眼里历尽风霜的泪水
然后你尝尝
一个宽阔海面
那不动声色却铁一般存在的咸

□报告文学

问津“中国智造”的90后

峻 毅

(一)

早听陶霖珊说过,这些年外贸订单多,生意忙得做不过来,都不敢再接单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利用“五一”小长假加班,那我就跟工人们一起过个劳动节,听听一线加班工人的心声。我也是肩负着任务,经浙江省作家协会推荐,我参加了“2021中国一日·工业兴国——中国作家在行动”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用手中的笔,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工业建设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我的家乡慈溪是一个创造县域经济奇迹的城市,尤其在制造业领域。从2003年起,慈溪连续18年保持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名,作为全国民营制造业经济领域的典型,拥有上万家制造业企业,而陶霖珊就管理着自己的两家公司。

根据电话里的约定,我如约来到“创盛园艺”,却见工厂里寂然一片。陶霖珊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推推眼镜笑着说:“《劳动法》规定不得强制加班。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也不愿加班,难得有个小长假,各有各的安排。加班,企业人工成本也高,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原则上我们并不主张加班,该放假就放假。我自己也趁机陪妻子女儿出去转转,平时都忙,一家人难得放松。”

陶霖珊的妻子何晨,可是一

位奇女子,她先是放弃北京大学安逸的工作,投身忙碌的金融领域,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业绩斐然,后来受慈溪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杨利登主任力邀,来慈溪为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当地报纸曾以《爱上一个人,也爱上一座城》为题,报道过何晨的故事。

陶霖珊,名字“柔美”,声音温和,身材却很魁梧。这位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伙子,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取美国东北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家,目前同时管理着宁波市创盛园艺制品有限公司和浙创科技有限公司。前者是传统的注塑制造工业企业,后者为新兴的科技创新工业企业,可谓“制造”“智造”一肩挑。

(二)

我跟陶霖珊重新约定了下工厂体验的日子。

宁波市创盛园艺制品有限公司,简称“创盛园艺”,坐落于宁波慈东工业园区,是陶霖珊的父亲一手创建起来的。跟慈溪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从家庭作坊做起,日渐做大做强,是一家以生产外贸产品为主的中小型民营独资企业。

陶霖珊回国后,选择在宁波和乐科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打工,同时协助父亲管理“创盛园艺”。

走进“创盛园艺”,办公楼整洁安静。50位分别从事产品设计、研发、销售和管理的

计师、外贸业务员、报单员,各自埋头忙碌着,并没有因为我这张陌生面孔的闯入而受到干扰。

办公楼后面是上千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出口待运的产品塞得水泄不通。装卸车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

陶霖珊告诉我,“创盛园艺”2013年起做外贸,因为产品和服务质量过硬,不断赢得客户的信任,产品远销稍北美、欧洲等地。尽管当下外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创盛园艺”的外贸订单依然不断,产品供不应求。只是受疫情影响,海运订舱相当困难。今年的外贸订单比以往要多,但生产的产品无法及时运走。

看着被塞得不能再塞的仓库,陶霖珊推推眼镜,无奈地摸摸脑门。

仓库对面是高大敞亮的注塑车间,远处就能听到隆隆机声。80余台先进的注塑机整齐划一,像是接受我们检阅的方队。奇怪,偌大的车间,那么多在机器在工作,咋没见几个工人?

陶霖珊的介绍,解开了我的疑惑。注塑车间里的自动化设备,都是“创盛园艺”人自行设计的,目前在国内外堪称一流。投资是巨大的,每台注塑机要60万元,但生产效益翻了几倍,日产注塑物件高达50吨,大大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工人的劳动环境,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保障了工人的生产安全。

在陶霖珊口中,工人是个“高频词”,突显了这位年轻管理者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

(三)

在慈溪市文化中心息壤小镇一隅,有一座独立的四层楼大院,院内院外满眼是树绿,令人心旷神怡。

4年前的初夏,年仅27岁的陶霖珊,创建了浙创科技有限公司,以年租金近200万元,承租了这座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的大院。“浙创科技”作为新兴科技创新企业,投身于工业革命的洪流中。

一层拥有各类工业级3D打印机50台,3D打印产品从简洁的日用品到精细的医疗器械,琳琅满目。

二层是一间2500平方米的研发实验室,实验室拥有10台研发专用3D打印设备和完善的力学与理化检测设备,主要用于新材料的研发和测试,以降低家电日用、医疗器械、汽车配件等众多制造业将设计图纸变成实物模型的成本。

在三楼总经理办公室,我坐下来与陶霖珊聊天。我心中有许多疑惑,要寻找答案:眼前这位“90后”总经理,明明自家有不错的企业,国外留学回来为何还去给别人打工?他是家里独生子,可以继承家业,为何还要独自创业去搞3D打印?

“那段找工作经历,应该算是社会实践。我从小对科技创新很好奇。在美国时,就关注3D打印技术的研发进展和市场应用。”陶霖珊说,美国的3D打印技术发展很快,应用也较普遍。“最初萌生从事3D打印的念头,是因为‘创盛

园艺’对3D打印有需求。我爸爸买过一台3D打印机,不光打印机价格昂贵,打印材料也是进口的,每公斤要2000多元。慈溪有上万家制造企业,企业在设计验证上急需小批量制作样品的技术,3D打印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三年多的实践证明,陶霖珊的目光是精准的。以前,“方太”“公牛”“大业工业设计”等超百家著名企业需要3D打印,都要去深圳,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问题了。

“与传统的开模打样相比,3D打印打样品,只用十分之一的成本,却创造了4倍的效率。原本一个月都搞不定的事,现在不到一周就解决了。”现场一位操着苏北口音的客户,一脸兴奋地竖起大拇指赞叹。

“浙创科技”作为宁波地区首家集3D打印材料研发、3D打印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工业企业,依托浙江大学共建新材料研发中心,与浙大材料学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展开深度合作,突破了3D打印新材料核心技术,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掌握了创新主动权。

在慈溪高新区,“浙创科技”占地45亩、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的新厂区已基本竣工。迈进新厂区,便是一栋五层楼的员工宿舍楼和食堂,目前正在抓紧装修。陶霖珊说,想做中国智造企业,得留住人才;想留住人才,解决他们的吃饭睡觉是头等大事……

跟着陶霖珊跑了两天的,感触很深。只有深入产业一线,才会对新时代工业企业有更新全面的认识。陶霖珊管理的“创盛园艺”和“浙创科技”,是中国中小型民营工业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制造”转身“智造”的一个缩影。眼前这位“90后”青年,有抱负、肯钻研,勇于从“制造”追逐“智造”,做一名大时代的弄潮儿。

(峻毅,实名朱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